

他们在颐和园修文物

本报记者 刘少华

北京颐和园北宫门内，万寿山后山中轴线三孔桥下、后溪河的两岸，是颐和园景点之一“苏州街”。这里以姑苏胜景山塘街为蓝本，原为清漪园（颐和园前身）的一部分，是一条专供清王室节庆游赏的官市买卖街。

“玻璃窗里面是正在修缮的工地，外面的展板是沿街店铺的前世今生……”站在水面上的栏杆旁，颐和园古建工程科工作人员常耘硕这样向记者介绍。

与以往的古建修复不同，正在修缮的颐和园苏州街选择的是“边修缮，边开放”的理念，将古建修复展示在

游客面前，让正在进行的修复，成为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生动课堂。

从古建到彩画，从家具到纸绢、钟表，颐和园需要传承保护的东西很多。这里有一批人，用传承下来的记忆，修复着古建和文物，让它们在新的时代重焕生机。



▲文物修复师张全在固定家具雕花配件。



▲文物修复师王新杰在雕凿家具配件。

作为中国皇家园林建筑中“面河式官市”的孤本，苏州街兼具江南水街神韵和北方建筑风采，有着很高的历史、艺术和文化价值。

19世纪，苏州街两度遭到外国侵略者严重破坏，从此沉寂百年。20世纪80年代，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原址复建苏州街，并于1990年竣工开街。但在三四十年之后，建筑的部分构件和结构出现了自然损毁。

2024年，在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和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的推动下，苏州街又迎来一次全面的保护性修缮。

为便于游客领略苏州街的历史文化、沉浸式体验古建修缮过程，颐和园决定，采取“边修缮，边开放”的科普展示性修缮方式。据了解，这在京津冀地区皇家园林大体量古建筑修缮工程中尚属首次。

曾经的苏州街，建筑布局“一水两街”，蜿蜒曲折，60余座200余间铺面鳞次栉比。从东南岸的黄酒铺，到桥北面的卖鞋店，从东北岸的品茶铺，到小香洲牌楼北侧的织布所……在这里，民间市井五行八作几乎面面俱到。

“这里是皇家打造的江南市井气息。”常耘硕告诉记者，苏州街最早的设计图纸，至今仍珍藏在国家图书馆。正是因为有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，才能让这条街重现。

常耘硕介绍，这次修缮的原则之一是不动其原有风貌，秉持“原材料、原形制、原工艺、原做法”的修复理念。“我们会为整个修缮工程留下详尽的‘大修实录’，记录下修复的细节，既为当下负责，也为未来的研究和保护留下宝贵的资料。”

开门修缮，将工作完全暴露在公众视野中，自然有压力。不过对于颐和园来说，这种压力也转化成了一种动力。“我们不怕游客提问，也欢迎游客监督。”常耘硕说。

“您知道八大作吗？包括土作、石作、搭材作、木作、瓦作、油

边修缮，边开放
直观体现古建筑的营造魅力

作、彩画作和裱糊作，每种工艺都体现了古代工匠的智慧与技艺。这些技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营造体系，是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的重要组成部分……”许多游人站在栏杆旁，听有丰富古建修缮经验的赵杰师傅介绍着。

围挡外，团队特意设置了许多解说牌，游客们只要走上栈道，就走进了一堂生动的建筑历史课，在身临其境中感受匠心。代代相传的手艺，在匠人们手中，展现着蓬勃的生命力。

游客面前的隔扇门采用了仿古设计，格心部分嵌入通透的亚克力。这种设计既保留了传统建筑的美学风格，又为游客提供了观摩修缮现场的窗口。隔着窗户的修缮实景，像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，展示着苏州街的过往景致与建筑艺术。

今天，透过专门设置的17组隔扇门、11个展示橱窗，人们在泛黄的书籍内页、珍贵的复建街区图纸和建筑构件中，体味着苏州街历史的演变轨迹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里直观展示了苏州街的营造技艺。

“八大作”正是其中的介绍重点。从材料到手工，“八大作”都有严格规定，是中国古建筑营造技艺的集大成者。在这里，每一种都有详细的展示和介绍。

“油作施工时，要先铺一层防腐防潮的‘地仗’，有一麻五灰、单披灰等工艺”；“皇家建筑中的彩画，体现出建筑的等级，也携带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，从起谱子到贴金，就像为木结构的宫殿穿上锦绣外衣”；“现在机械化程度高，搭材作可能见不到了”……赵杰一路走，一路向大家介绍着。

三三两两的游客，在展板前驻足，忍不住好奇地通过窗户看里面的修缮实景。常耘硕介绍，按照计划，苏州街修缮工程工期3年，再有1年时间，明年国庆节期间，游客们就可以重新体验苏州街的繁华街景了。

有传承，
用修复帮文物传向未来

3D打印技术进行复刻，这样就避免多次拆装对文物造成的损害，减少人工拼合的难度和时间。”

颐和园的古家具修复，还与外界能工巧匠展开了密切合作。2024年，颐和园启动了馆藏家具联合修复工程，今年在古家具修复中心，3名来自江苏常州、常熟的老师傅受邀前来，与颐和园的师傅们联手，共同致力于古代家具的修缮工作。记者采访的这天，他们正聚精会神地修复着一组清代七巧桌。

在颐和园，文物修复师们各自从自己的专业出发，保护、修复着珍贵文物。

比如器物类文物修复工作室，从2016年至今，这里共接到422件园藏文物的修复工作。所修文物涵盖瓷器、玻璃器、金属器、玉器、钟表、漆器、杂项等多个类别。近年来，他们先后配合了《颐和园藏文物大系——玉器卷》《外国文物卷》和《铜器卷》等图册出版工作，并承担了盆景展厅基本陈设、“太后园居——颐和园珍藏慈禧文物特展”、“园说”系列主题展览等参展文物修复任务，在园藏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方面作出贡献。

再如纸绢类文物修复工作室，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也已传承至第四代。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皇家宫苑特有的贴落书画、殿堂纸绢匾额、隔扇芯、春条、福寿方、挂屏、对联等，坚持“修旧如旧”“最少干预”“安全耐久性”“可逆性”“可识别”等原则，最大限度地延长文物寿命，以达到使文物长期保存的目的。据了解，自2016年以来，该工作室抢救性修复文物1294件，使很多纸绢文物得以妥善保管，让世人看到皇家园林所蕴含的更多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。

文物修复师们的日常简单而纯粹，靠着一代代人默默无闻的坚守，许多文物得以延长生命周期，从过去传向未来。

既保护，又科普
将文化遗产活化利用起来

这条长廊位于万寿山南侧，紧邻昆明湖，以排云殿为中心，向东西两边对称地展开，将分布在万寿山前的亭台楼阁、大小院落连成一系。

彩画是长廊的特色。这条全长728米的长廊，梁架上共绘有14000余幅苏式包袱彩画，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。这些彩画题材丰富，包括人物、山水、花鸟、线法四种类型，其中人物故事题材多源于四大名著、民间传说、神话故事等，包罗万象，贯穿上下五千年。

岁月侵蚀着这层古建的“外衣”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长廊彩画进行过2次较大规模的保护修复，几十年过去，由于风吹、雨淋、霉菌、虫蛀等因素，彩画出现了氧化褪色、画面模糊不清、空鼓脱落等诸多病害。

按照“最大限度保护、最小限度干预”原则，从2020年起，颐和园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合作，开展长廊彩画病害调查与勘察设计工作，花了很长时间，才形成长廊彩画病害图集、保护试验报告及保护修缮方案。

科技也为文物修复带来了助力，从彩色相机到三维激光扫描，颐和园为长廊彩画制作了完整的高清影像三维模型。

在传统技艺和现代科技互相配合之下，藏在长廊里的东方美学重新焕发光彩。通过近三年的长廊彩画保护修复工作，颐和园长廊取得了较好的修缮质量和效果，整体达到设计预期成效，为后续长廊彩画整体保护修复的推进提供了具有指导意义的借鉴。

对于园内一草一木，颐和园里的人倾注着心血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，颐和园有完备的遗产监测体系。大到园内的山形水系、周边环境、天际轮廓线，小到古建的砖木、彩画纹样、遗址遗迹、古树名木、昆明湖水质甚至土壤中微生物都可能成为监测对象，评估结果可以成为遗产科学保护的重要依据。

颐和园的古建与文物保护，是正在进行的故事。

▲颐和园初秋景色。
宋家儒摄（人民视觉）



▲不同历史时期的琉璃瓦件。
本报记者 刘少华摄



▲苏州街科普展示性修缮围栏。
本报记者 刘少华摄

本报照片除署名外，均
为颐和园管理处供图

潘旭涛制图